应山方言ts/tş变异研究*

汪 锋

提要：本文描写和分析了应山话ts/tş组的变异，提出用方言独用字（independent words）的方法来鉴别变异的来源；并运用数理分析来推断音变方向。本文发现：在音变过程中，音值距离以及构词指数依次发生作用。

关键词：变异 独用字 数理分析 音值距离 构词指数

A study of ts/tş variations in Yingshan dialect

Wang fe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ndependent words” are proposed to distinguish the origin of ts/tş variations in the Yingshan dialect.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used to find the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Phonetic distance and capability of word-building a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Key words: viration independent-word Statistics phonetic distance capability of word-building

0 绪言

应山在南北朝时为永阳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 年）改永阳县为应山县。1988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县改市，称为广水市。应山方言在《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88）中划为江淮官话区黄孝片，在《湖北方言概况》（1957）（以下简称《概况》）中划为楚语区。能够找到的应山方言最早的记音材料是《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1948）（下文简称为《报告》）。另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的《湖北方言概况》（1957）和《应山县志》（1990）。

1 应山话ts/tş组的变异

1.1 ts/tş组的变异状况

*本文节选自笔者的硕士论文，论文在导师陈保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刘兴策先生慷慨赠送了湖北方言的诸多资料，后又承王洪君、李小凡、丁崇明、袁毓林诸位先生指正多处，在此一并致谢。

应山话可以分ts、tʂ，“所谓分ts、tʂ，是指一个方言的声母系统中有ts、ts^h、s和tʂ、tʂ^h、ʂ两组声母，这两组声母能区别字义（熊正辉，1990）。”本文以ts、tʂ分别代表ts、ts^h、s和tʂ、tʂ^h、ʂ两套声母，具体的注音除外。

1.1.1 文献材料中的ts、tʂ分派

在《报告》中，果假两摄归并为果摄，宕江两摄并为宕摄，并且把“遇止流深臻曾梗通”八摄归为一类，称之为“内转”;“果蟹效咸山宕”六摄为一类，称之为“外转”。这样，应山话ts、tʂ组与中古音系的对应规律就比较简洁了:精组洪音，庄组内转，知组今开口梗摄二等韵归ts组 ；庄组外转，知组除今开口梗摄二等韵、章组、见组合口三四除了蟹止宕通舒声等条件外都归tʂ组。但我们发现还是有例外，例如：

字	声韵	调类	中古声韵条件	中古调
啄	tso	1	知江开二觉	入
盏	tsan	3	照庄山开二产	上
捉	tso	5	照庄江开二觉	入

“啄、盏、捉”按照规律都应该念tʂ组，在应山话中却念ts组。更重要的例外是“臣”与“晨”的分化，两字的中古音韵条件都是：植鄰切，禅真开三平臻（广）。在《报告》中的读音分别是tʂ^{h}en和ʂen。也就是，中古的同音字在应山话中发生了分化，但根据王力的上古音系统，“臣”的上古音韵地位是禅真，“晨”是禅文，因此二者在上古并不同音。这样，可以认为应山话中的这两个字保持了上古的音韵分别，但需要解释韵部的不同怎样转为声母的分别。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应山话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其他方言的接触影响，已经合并的音又被分开，叠置式音变已经给出了这样的例子。目前还没有办法判定哪一种解释更合理，而区分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音变是历史语言学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根据今天的差异构拟古音将失去坚实的基础，陈保亚（1999）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在《概况》中，划入楚语区的应山话也有ts、tʂ的分别：从历史上看，ts组与tʂ组在本区的系统性上是跟古音有些出入的。大致情况是古精组洪音都念ts组。如“在”念ts－，“才”念ts^h－ ,“ 赛”念s－，至于古知系的字，那就不一定是都念tʂ组。大致知章组都念tʂ，至于庄组有念ts组的，也有念ts组的，规律性不强。如下：

	精组洪音	知组	章组	庄组
ts组	在方赛			斩杀
tʂ组		贞呈	征充商	诗霜

与之有关的，还有一点应该提到：“由于本区在韵母方面凡ɥ－韵只能与tʂ组相配，而ɥ－ 韵从系统上说又是跟普通话u－，y－ 两类韵母发生关系的，因此当韵母ɥ－对应于普通话韵母y 的时候，声母也就形成了tʂ 组与tɕ组的对应了，其结果是有些来自见系细韵（即细音）的字，在北京为 tɕ组声母，在本地区则为tʂ组声母了，例如：见系（细韵） 涓 念tʂ ， 犬念tʂ^h，玄ʂ”。

在《概况》中没有具体方言点的描写，只能根据其划区的特征对当时的应山话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而无法与《报告》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根据《报告》和《概况》来看，精组字和知章组字的分派一直很稳定，不太有规律容易变化的是庄组字。

1.1.2 官话方言中的ts、tʂ分派

在整个官话区的ts/tʂ分派中，庄组字的情况都比较复杂。熊正辉（1990）根据知庄章三组ts/tʂ的不同归派，分出三种基本类型：（一）济南型，（二）昌徐型，（三）南京型。概括的情况如下表：（*号表示例外[1]）

	济南型		昌徐型开口呼		南京型	
	二等韵	三等韵	二等韵	三等韵	二等韵	三等韵
知组	tʂ	tʂ	ts	tʂ	tʂ *	tʂ
庄组	tʂ	tʂ	ts	ts	tʂ *	ts*
章组		tʂ		tʂ *		tʂ

按照这样的划分，应山话应该属于南京型。在概括庄组的规律的时候，赵元任和熊正辉都采取了将十六摄分为两类的办法。但二者的分类不完全相同：熊正辉把“果遇止流深臻宕曾通”九摄归为一类，叫做遇类，把“假蟹效咸山江梗”七摄归为一类，叫假类。遇类的摄没有二等韵，假类的摄有二等韵。与赵元任的内转、外转对照，其中的不同在于宕、梗二摄，如果对掉一下就相同了。熊正辉指出：对于南京型，我们可以说庄组字逢遇类摄读ts组，逢假类字摄读tʂ组，但宕梗二摄例外。如果运用赵元任的内外转方法处理南京型的庄组字，比较简洁。但是我们要处理官话区方言分ts、tʂ的三种类型，可能熊正辉的方法简洁一些。

1.1.3 应山话中的变异

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涉及ts、tʂ的变异字如下（为了更好的显示变异的状况，我们将南京型的分派规律列出作为参照）：

字	中古声	摄开合等	调	变异形式	南京型	栈	床崇	山开二谏	去	tsan/tʂan	tʂ组
盏	照庄	山开二产	上	tsan/tʂan	tʂ组	馋	床崇	咸开二咸	平	tsʰan/tʂʰan	tʂ组
皱	照庄	流开三宥	去	tsoŋ/tsəu/tʂəu	ts组	谗	床崇	咸开二咸	平	tsʰan/tʂʰan	tʂ组
筝	照庄	梗开二耕	平	tsen/den/tʂen	ts组	巢	床崇	效开二肴	平	tsʰau/tʂʰau	tʂ组
眨	照庄	咸開二洽	入	tsa/tʂa	tʂ组	骤	床崇	流开三宥	去	tsəu/tʂəu	ts组
蘸	照庄	咸開二陷	去	tsan/tʂan	tʂ组	崇	床崇	通合三东	平	tsʰoŋ/tʂʰoŋ	ts组
睁	照庄	梗开二耕	平	tsen/tʂen	ts组	字	中古声	摄开合等	调	变异形式	南京型
铲	穿初	山开二产	上	tsʰan/tʂʰan	ts组	锄	床崇	遇合三鱼	平	tsʰəu/tʂʰəu	ts组
疮	穿初	宕开三阳	平	tsʰaŋ/tʂʰɥaŋ	tʂ组	助	床崇	遇合三御	去	tsəu/tsʰəu	ts组
创	穿初	宕开三漾	去	tsʰaŋ/tʂʰɥaŋ	tʂ组	柴	床崇	蟹开二佳	平	tsʰai/tʂʰai	tʂ组
搀	穿初	咸开二衔	平	tsʰan/tʂʰan	tʂ组	豺	床崇	蟹开二皆	平	tsʰai/tʂʰai	tʂ组
愁	穿初	流开三尤	平	tsʰəu/tʂʰəu	ts组	筛	审生	蟹開二佳	平	sai/ʂai	tʂ组
初	穿初	遇合三鱼	平	tsʰəu/tʂʰəu	ts组	闩	审生	山合二删	平	san/ʂan	tʂ组

爽	审生	宕开三养	上	sa/ʂʅan	ts组	**囱**	清	通合一东	平	tsoŋ/tʂ^{h}oŋ	
晒	审生	蟹开二卦	去	sai/ʂai	tʂ组	**暂**	从	咸开一阚	去	tsan/tʂan	
戳	彻	江开二觉	入	ts^{h}o/tʂ^{h}o	tʂ组	**舒**	审书	遇合三鱼	平	su/ʂʅ	tʂ组
撮	精	山合一末	入	ts^{h}o/tʂ^{h}o		**瑞**	禅	止合三寘	去	ʂʅei/ ʐuei	tʂ组
戚	清	梗开四锡	入	ɕi/tɕ^{h}i		**尝**	禅	宕开三阳	平	ʂaŋ/tʂ^{h}aŋ	tʂ组
趣	清	遇合三遇	去	ts^{h}ei/tɕ^{h}i		**晨**	禅	臻开三轸	上	ʂen/tʂ^{h}en	tʂ组

变异字以庄组字居多，而且在庄组字中，除了“助”的声母是ts /ts^{h}交替外，其他都是ts/tʂ交替。例如： 疮ts^{h}aŋ/tʂ^{h}ʅaŋ、 铲ts^{h}an/tʂ^{h}an。

1.1.4 问题的提出

应山方言中ts/tʂ的变异是系统内部的演变？还是语言接触造成的呢？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ts/tʂ的变异方向很可能是从tʂ组到ts组，这与许多方言中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山西祁县（徐通锵，1991）和天津话的卷舌声母齿音化（张旭，1987）就是这样的。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有标记特征的音脱落标记特征，向无标记特征的音转化是很普遍的。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应山话的变异很可能是受其他方言的影响而发生的。我们对照应山话与普通话，发现一个很有启迪性的事实：在普通话中，这些有两读的字都念tʂ，对应如下：

字	普通话声母	韵母	声调	字	普通话声母	韵母	声调
盏	tʂ	an	上声214	谗	tʂ^h	an	阳平35
皱	tʂ	ou	去声51	巢	tʂ^h	au	阳平35
筝	tʂ	eŋ	阴平55	骤	tʂ	ou	去声51
铲	tʂ^h	an	上声214	崇	tʂ^h	oŋ	阳平35
疮	tʂ^h	uaŋ	阴平55	锄	tʂ^h	u	阳平35
创	tʂ^h	uaŋ	去声51	助	tʂ	u	去声51
搀	tʂ^h	an	阴平55	柴	tʂ^h	ai	阳平35
愁	tʂ^h	ou	阳平35	豺	tʂ^h	ai	阳平35
初	tʂ^h	u	阴平55	闩	ʂ	uan	阴平55
栈	tʂ	an	去声51	爽	ʂ	uaŋ	上声214
馋	tʂ^h	an	阳平35	晒	ʂ	ai	去声51

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普通话的ts、tʂ分派格局可能就是应山话中这些两读字发展的方向。或者说，普通话的侵入影响造成了应山话的变异状况。

通常判断变异来源的办法是依赖文献的记载与现实的对照，这种做法至少有两个弱点：1、古文献记载的基本上是一个单纯的发音系统，很少包含变异的情况，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变异起点时候的状况；2、这一做法对变异研究来说是不自足的，因为如果一个方言只有当前的变异情况，没有文献记录可资借鉴，研究可能无从开始。因此，传统袭用的依赖文献的办法在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判定应山话中ts/tʂ变异的性质和方向，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

1.2 音变来源的判断与方言独用字的应用

1.2.1 方言独用字方法的提出

如果我们注意方言之间的差异，就会发现相对于一种方言 b 来说，a 方言中有很多方言 b 没有对应的词汇，相对来说，语义常常带有 a 方言的地方特色，我们称之为方言 a 的“方言独用字”。由于在中国方言中汉字的超地域的特殊性质，方言独用字一般体现为有音无字的形式。例如：在应山话中有一个“字”——□ts^hou，意义是“把东西翻过来或抬起来”，在普通话中就找不到对应，因此，“□ts^hou”就是应山话相对于普通话而言的“独用字”。虽然经过专家的考证，也许会找到这些字的“本字”，但对于该方言的使用者来说，它们仍是无字可写的“独用字”。

“方言独用字”作为方言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判断音变的性质时可以起很大作用。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肯定是属于方言内部系统的成分，而且由于与其他方言不形成对应，因此在语言变异过程中就显示出独特的价值。陈保亚（1996）指出：语言之间的接触是相似匹配，而方言之间的基础是对应匹配。而且我们知道叠置式音变的实质就是汉语方言之间借助汉字的连接来进行权威方言向弱势方言的侵入（陈保亚，1999：431）。由此可见，两个方言的非自然接触不涉及到方言独用字。如果我们把用来连接的汉字叫做“共用字”的话，就可以推理出一种方法来判断变异是内部变化还是来自于方言接触：如果一种变异涉及到 a 方言的独用字，毫无疑问，这种变异有来自 a 方言内部的因素；如果不涉及 a 方言的独用字，只涉及 a、b 方言的共用字，那么这种变异源自于 a、b 两个方言的接触。

1.2.2 独用字方法的概率基础

独用字方法的提出可以做概率论上的解释。首先，我们假设方言 a 系统内部发生一种 v1/v2 的交替变异，如果包括 v1/v2 的方言独用字和方言共用字在语音上的

闩	1	12
谗	3	13
豺	3	14
搀	5	32
疮	21	34
栈	9	36
筝	2	40.5
臻	0	45.5
蘸	1	46
戳	7	56
眨	2	61
巢	7	74
撮	6	78.7
锄	10	92
盏	2	93
铲	6	167
睁	3	192
晒	6	203
爽	16	219
愁	21	225
筛	5	273
皱	6	279
戚	6	280
尝	4	311.8
舒	13	397.5

骤	4	408
崇	12	453
晨	12	572
暂	7	631
柴	13	665
瑞	3	865
初	61	3002
助	34	3018.1
创	7	3026

未变异字的情况如下表：

字	构词指数	使用度
馋	5	13
衬	19	182
拆	20	277.5
捉	11	388
疏	29	470
楚	12	1248
士	51	3793
师	65	3938
史	42	5109
省	19	5342
事	153	6875
争	33	7926
生	371	41380

以构词指数而言，在指数 10——21 之间既有变异字又有未变异字，但是在这个阶段的两端，小于 10 的都是变异字（“谗”例外），大于 21 的都是未变异字（“初”例外）。可见，构词指数是起作用的，在方言接触中，字的构词指数越高就越稳定，越不容易受影响发生变异，反之，构词指数越低就越容易变化。上述分析也显示，构词指数并不造成一个绝对的分界线，随着接触的加深，分界的指数越来越大，也就是限制不变的字越来越少，最终导致音值条件下的无限制。

就频率而言，在 180——700 点之间既有变异字又有未变异字，而在两端，小于 180 的都是变异字（“谗”例外），大于 700 的都是未变异字，（“瑞、初、创”例外）。同样，频率也不造成一个绝对的分界线，而且其中出现的例外比以构词指数分界造成的例外要多，在构词指数衡量下例外的，在频率衡量下一定也例外。这或许说明在方言接触中，造成变异的时候，构词指数起的作用要大一些[8]。

在语言接触中，最先被突破的部分是构词指数低和频率低的字，这也很容易解释：构词指数和频率高的字活动能力强，在方言中的地位就较重要，而且改变它需要在许多组合和场景中改变它，付出的代价自然大一些。因此受到影响时，它们的抵抗力较强，相对要稳定一些。但是，构词指数和使用频率并不像音值条件等那么

外显，因此，分界线也就没有那么明确、绝对。

3 余论

应山话属于北方方言区，而目前广大的北方方言区正受到普通话前所未有的接触影响。袁家骅（1989）早就指出：“由于普通话势力的扩展，表现在语音上，就是各地方音向普通话标准音——北京语音集中的趋势。”他举出了南京话受普通话影响开始尖团合流、出现撮口呼的趋势，武汉话中开始出现 ʐ声母，太原话开始丢掉 ŋ声母等，“由此看来，北京语音作为普通话标准音的地位是无可怀疑的。等到普通话推广工作进一步开展，那就会加速方音特点的消磨而向北京语音集中的发展。当然，也要看到这绝不是三五年的事，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期”，这样一种“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在历史音变中应该是很典型的，而今天可观测的变异现实就在发生，通过对这样变异的分析与研究，必将对历史语言学提供新的启示。

应山话与普通话的非自然接触过程是很值得关注的，通过对其中产生的变异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方言接触和音变的认识：权威方言系统逐步促使被侵方言的语音系统向其靠拢，在具体过程中，音值条件具有优先性，在音值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字的构词指数和使用频率也发生作用。这种层次性的制约在应山话的变异中显示得很充分，证明语言接触要受语言系统的结构层次的制约。

附注

[1] 基本类型的划分和例外的标示均引自熊正辉（1990）。

[2] 本字有可能是“栽”。

[3] 本字有可能是“散”。

[4] 本字有可能是“赚”，为了避开“舌”与“折”不好的谐音，类似于客家人称“猪舌”为“猪利”。

[5]使用SAS统计软件，得出的结果如下：Parameter Estimates

Variable	DF	Parameter Estimate	Standard Error	T for H0: Parameter=0	Prob > |T|
INTERCEP	1	0.469350	0.04840336	9.697	0.0001
A	1	-0.003127	0.00127940	-2.444	0.0239

[6] 由于《报告》的记载中没有这些变异字的全部记音，变异的起点只能根据熊正辉（1990）归纳出的南京型分派规律推测，虽然事实上的变异显然不是三种类型能全部概括的。

[7] 参照《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数据，字频相当于该表中的“使用度”，使用度就是将字的使用频率与在各个学科中的分布进行综合考虑的一种计算方法，因为字频是通用的汉字使用频率的术语，与“使用度”本质上是相通的，故本文采用这一术语。计算公式等具体操作参见《字表》。

[8] 陈保亚（1996）指出：根据我们对大量借词的分析，在替换借贷中，一个语素的组合指数（即本文中的构词指数）越强，越不容易被借贷所替换……大量基本词汇都是很常用的、出现频率很高的傣语词汇，由于它们的组合指数低，仍然不同程度地被汉语借词替代。这一论述说明了语素组合指数在语言接触中的作用，同样是指数越高越稳定。

参考文献：

阿尔德(H.L. Alder) 罗斯勒(E.B. Roessler)（1984） 《概率与统计导论 》，胡崇能，李隆章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陈保亚（1990）语言演变的结构基础，《缀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1996）《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北京。
—— （1999）《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郭锡良（1986）《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字处编（1989）《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语文出版社，北京。
湖北应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武汉。
华东师范大学编写组（1957）《湖北方言概况》（油印本，未刊）
连金发（1999）方言变体、语言接触、词汇音韵互动，《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香港。
汪　锋（1998）应山话小称词缀演变规律初探，《语言研究论丛》24 辑, 商务印书馆，北京。
王　力（1958/1980）《汉语史稿》新 1 版，商务印书馆，北京。
王士元（1969/1990）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语音学探微》,石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1982）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语言研究》2 期，武汉。
—— （1995）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北京。
—— （1997）词汇扩散理论：回顾和前瞻，《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
王士元 沈钟伟（1991）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语言研究》1 期，武汉。
熊正辉（1990）官话区方言分ts/tş的类型，《方言》1 期，北京。
徐通锵（1991）《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北京。
徐通锵 王洪君（1986）《说“变异”》，《语言研究》1 期，武汉。
袁家骅（1960/1989）《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
赵元任等（1948）《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上海。
张 旭（1987）天津话新旧两派声类分析，《语言研究论丛》第四辑，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学院（1987，1988）《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香港。
BH. Khrishnamurti（1978）Areal and Lexical Diffusion of Sound Change: Evidence From Dravidian, *Language*, vol.54
Cheng, C. C. & Wang, W. S-Y.（1975）Tone Change in Chaozhou Chinese: A Study in Lexical diffusion, in Wang 1977.
Labov, William（1994）*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Martinet, A.（1952/1978） Function, Structure and Sound Change, 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 Eds. Baldi, P. & R.N Werth,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Weinreich, V., W.Labov & M.I.Herzog（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s. W.P.Lehmann & Y.Malkiel.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